

精彩非遗

“十番”没有“停歇”

□张侯辰 文/摄

提起“十番音乐”，人们往往先想到的是声音，乐器奏响起来，整条街都跟着热闹。它常出现在庙会、游行、迎神、祝寿这样的场合。

在福建，这种音乐有着悠久的流传历史，至少在清代的福州市已经成形，并在民间长期传承。清末，十番音乐从福州市传入南平市延平区，在当地逐渐扎下根来，融入日常生活之中。

如今，十番音乐（南平）已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，但对许多人来说，它依然是耳中熟悉、脑海里陌生的事物。或许延平市民还不知道，十番音乐一直在近处奏响。

“十番”响起人烟外

如果没有人说明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，在延平明翠阁与建溪相对的圣公殿下方，住着一户人家。屋檐下十几份牌匾、证书、聘书被贴在墙上，扬琴摆在窗前，屋里光线偏暗，墙边靠着锣、钹和一些打击乐器，柜子上则摆满管乐器。这里看起来像一个乐器储藏室。实际上，这既是十番音乐非遗传习所，十番音乐（南平）省级非遗传承人黄毓顺也在这里生活。

黄毓顺介绍，他过去在城区练习十番音乐——锣鼓、唢呐声一响，动静很大，难免影响邻居。“可我总要练啊，所以就搬到了这里，人少，不吵。”黄毓顺说着，也有些无奈。明翠阁建于古代延平府城城墙之外，从这个意义来看，黄毓顺为了十番音乐，搬到现在的住处，算是“出城”了。

前期预约采访，黄毓顺了解情况后，主动在电话那头提起：“要不我把人都叫来吧，你看看，听听就知道了。”采访当天，黄毓顺的朋

友、徒弟陆续到了，有的从城区而来，有些甚至从乡镇赶上来。屋檐下众人解开乐器，大家各自试音。黄毓顺也邀请笔者进房间，逐一介绍十番音乐所用的各种乐器。十番音乐里，除了锣、钹这种常见的乐器以外，也有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工具。斗管、浪串鼓这些乐器名字更是只有以方言发音来命名的称呼；对应到普通话，则根据地域不同，又被写成“逗管”“狼串鼓”等其他名字。

斗管的哨片用芦苇管制成，属于消耗品。黄毓顺拿起一支，自言自语地说起：“这斗管很长时间没用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吹。”用热茶水浸润后，黄毓顺试着吹了几次。才发现时间过久，哨片已经开裂，吹奏起来，声音受到影响。黄毓顺在屋中几番寻找也没有找到备用的哨片，只能作罢。好在锣、钹、鼓、唢呐这样的乐器耐用得多，演奏者试音后，黄毓顺居中操起锣钹，一场即兴的演奏也随之开始。

从榕城来 从历史来

第一次在现场近距离听一段十番音乐，耳边是密集的锣鼓与唢呐声，层层叠加，很容易在它热闹的氛围中无所适从。转而被那些古意的曲牌名吸引。“月中桂”“月中春”“双贵子”，这些名字带着明显的古典气息，音乐未响起前，会有一种即将听到一段诗词朗诵的错觉。

黄毓顺后来解释，不同的曲子，对应着不同的场合：“月中桂”多用于游行，“双贵子”则更灵活，可以迎宾等，做“百岁”时也会用到。一首曲子通常三五分钟，若是行进演奏，往往是六七首曲子轮着来。即使吹奏累了，音乐也不能停下，于是几首曲子中间，穿插如“一枝花”这些节奏较为简单的曲目，让演奏者在连续的演奏中稍微缓一口气。

到现在，十番音乐还保留着一百多首曲牌，但黄毓顺反复提到，数量本身并不是关键。南词、闽剧……无论何种，只要有乐谱，十番音乐都可以作为配乐。

十番音乐的热闹氛围和曲牌的古意优雅形成反差，音乐本身和曾经学习音乐的人也是有种奇妙反差。黄毓顺介绍，十番音乐不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的技艺。在

1949年以前，福州当地民间为了防范土匪强盗，会组织拳馆自保。年轻人聚在一起练拳，闲暇时无事，慢慢接触和学习十番音乐。既让年轻人除了武力比拼以外，有更和谐的竞赛相互切磋，也为日后谋生提前掌握了一项技能。到了清朝末年，艺名为“无头珠”的艺人从福州学艺，再将十番音乐带回延平。自那以后延平有了十番音乐。

黄毓顺的师承就在“无头珠”这一脉。他的师父张安清师从“无头珠”。过去十番音乐中七类乐器各有一个“位子”，胡琴、唢呐、锣鼓……每一项乐器都掌握的人会被人以“七条凳子都会坐”称赞，也被称为“七把位”。张安清、黄毓顺都是“七把位”。当天，在演奏前，黄毓顺兴致很高，拉着笔者听了唢呐、斗管、扬琴的演奏，而在录制十番合奏时，他则居中操起锣钹，把控节奏。

人有聚散“十番”仍在

演奏结束后，黄毓顺一边收拾，一边随口聊起徒弟的情况。这几年收了四个徒弟，平时都在乡镇生活，只有练习时才进城。他最早的徒弟是儿子和孙子、外孙。跟着他，孙子外孙兄弟俩学了十番也学舞狮。不过，后来都到外地学习、工作，这门技艺也就被放下了。黄毓顺的女儿住在延平，现在也开始跟着他学习十番。

十番音乐的学习方式其实在简化。黄毓顺回忆，过去他师从十番音乐艺人张安清时，完全依赖口耳相传。老师傅生于旧社会，没有文化，口念工尺谱；黄毓顺作为徒弟跟着记、念，再一遍一遍模仿、练习。现在，黄毓顺把“月中桂”“月中春”两个曲目转写成简谱，贴在门口，方便徒弟练习。虽然有简谱简化了个人学习的门槛，但十番音乐仍然是个合奏的音乐，必须通过反复合奏，达成默契。采访当天，演奏了一段时长两分半的“月中桂”。前两次演奏，黄毓顺都不甚满意。演奏刚结束，他停下锣钹和小钹，就闭着眼，微微歪着头。用商量的语气向周围人询问：“还是

不太行，再打一遍吧？”

后来再次拜访黄毓顺，他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据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影像资料，内容是外国人拍摄福州十番的“老六板”。他说那其实也是延平十番音乐的“大八板”，只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名称。黄毓顺听了一会儿，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，哼唱起来，越哼越来兴致。

如今，人们请民间乐队演奏十番音乐的机会大不如前。黄毓顺在一年里只有十余次演出机会，多数集中在农历新年到元宵节期间。闲下来时，黄毓顺“技痒难耐”，便会哼一曲解闷。在采访中，每说到一个曲牌，他不由自主地要么哼唱，要么拿起锣钹演奏，一旦开始就要演示全段。

十番音乐不再像过去那样随处可见，但有黄毓顺这种坚持的人，老非遗得以依旧存续。



黄毓顺吹奏斗管



黄毓顺屋外贴着十几份证书、聘书等荣誉

非遗故事

以刀为笔，以木为心

——建阳匠人周志华的雕刻人生

□本报记者 邱冬勇 文/摄

在建阳老城区的一间小工作室里，一盏台灯将暖光铺在工作台上，周志华正伏在案前，手持刻刀，借着放大镜的微光，在一块黄杨木上细细雕琢。木屑簌簌落下，他的指尖布满薄茧，眼神专注而沉静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手中的木料与刀锋。这位曾经的机械工程师，用近20年的光阴，将工业理性与东方美学熔铸于木石之间，在方寸之间雕琢烟火人间与禅意风骨。

从机械工程师到木雕匠人

1970年，周志华在建阳出生。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，在工厂里管生产、带团队，月薪在当时已是令人艳羡的水平。白天，他是机修师傅，面对复杂的设备故障，总能三下五除二找到症结；晚上，卸下工装的他，便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工作室，用机械加工的思维，摸索起了木雕创作。

“机械加工是把多余的金属去掉，雕刻是把多余的木头去掉，本质上是相通的。”周志华笑着说。他用工厂里的金属废料自制雕刻刀，把每一件木雕都当成精密零件来打磨。

最初，他只是想为退休后的生活找个爱好，却在一刀一凿间，渐渐爱上了这种与木头对话的感觉。2017年，他进入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进修，系统学习非遗雕刻技艺，作品《众生相》在“文化部、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”结业展中获得佳作奖，《少女头像》被学院永久收藏。

从机械工程师到木雕匠人，这场转身，他走了整整十多年。



周志华的雕刻作品《花生》

把烟火气雕进木头里

走进周志华的工作室，仿佛走进了一个“以木为材的菜市场”：黄杨木雕的花生，表皮凹凸有致，纹路清晰逼真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若不细看，几乎与真花生别无二致；崖柏雕的香菇，菌盖边缘微微卷曲，菌褶细密排列，连菌柄上的裂纹都还原得恰到好处；木雕的生姜，有着生姜的表皮肌理，甚至在姜芽处点上一抹嫩黄，让作品几乎能以假乱真。还有八角、玉米、地瓜……这些作品都复刻了生活中最寻常的食材，却在细节里藏着匠心。

十几颗“莲子”，竟能在孔洞里自由转动，却不会掉出来。这正是周志华最引以为傲的“活子”工艺：他先将莲蓬外壳与莲子分别雕刻，再把莲子精准压入比其直径略小的孔洞中，利用木材的弹性与张力，让莲子既能灵活转动，又不会脱落。

“每一颗莲子的尺寸都要精准到0.1至0.2毫米，差一点就会卡住或者掉出来。”他说，这件作品凝聚了他对传统工艺的敬畏，也藏着他对“活态”美学的追求——木头经雕刻后，有了呼吸与灵动。

“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，木头也能还原生活里的烟火气。”周志华说。为了雕好一颗花生，他会把真花生放在案头，反复观察、比对，用刻刀一点点凿出表皮的坑洼，再用砂纸细细打磨，让每一道纹路都自然流畅。有朋友第一次见到他的花生雕件，还疑惑地问：“你怎么把花生摆在这里？”

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莲蓬雕件。这件以崖柏为材的作品，莲蓬外壳褶皱起伏，充满自然沧桑感，而里面的



周志华的雕刻作品《莲蓬》

在木石间流淌的东方禅意

天然的枯槁纹理，与人物的空灵神态相得益彰，营造出“枯木逢春”的禅意。

“木头是有生命的，每一道纹理都藏着它的故事。”周志华说，他从刻意改变木头的形态，而是顺着木头的纹理与走势，去发现藏在里面的“灵魂”。有一块崖柏，原本只是一段扭曲的枯木，他看着看着，便觉得像一条鱼，于是只在头部稍加雕琢，便成就了一件充满生命力的雕刻作品。这种“因材施艺”的创作理念，让他的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，也让木头在他的刀下，重新焕发了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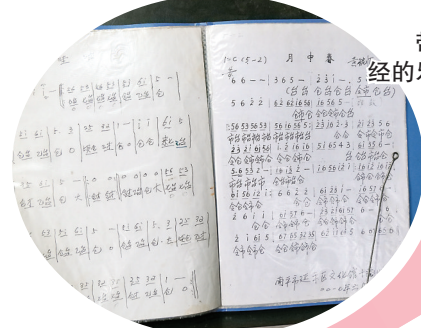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只是一个喜欢雕刻的手艺人。”他说，比起获奖与头衔，他更在意的是如何让让更多人感受到

手心的温度。在一次艺术下乡活动中，有孩子天真地问他：“老师，我长大了能不能跟你学雕刻？”这句话让周志华十分感动，也更加坚定了他推广雕刻艺术的决心。

从机械工程师到木雕匠人，从大型生产工厂到小小的工作台，周志华用十多年光阴，完成了一场人生的华丽转身。他以刀为笔，以木为心，在方寸之间雕出了生活的烟火气，也雕出了东方美学的禅意风骨。在他的刀下，木头成为了有温度、有灵魂、有故事的载体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依然有人愿意沉下心来，用一生的时间，做好一件事。



十番音乐乐队



带有锣鼓经的乐曲简谱